

噶 倫 傳

多喀尔·策仁旺杰 著



828.49

0

西藏人民出版社

噶 伦 传

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著

周秋有译 常凤玄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高 应 新

责任编辑：拉巴次仁

3208/0

噶 伦 传

多喀尔·策仁旺杰著

周秋有译 常凤玄校

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藏新华书店发行

西藏军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25 字数50,000

1986年8月第1版 1986年8月拉萨第1次印刷

印数：1——11,000

统一书号：11170·18 定价：0.35 元

出 版 说 明

藏族人民有着古老的文化遗产，《噶伦传》这部传记文学，便是其中之一。此书不是僧人学者和历代喇嘛的传记，而是乾隆皇帝敕封的噶伦、俗人多喀尔·夏仲策仁旺杰的自传。作者通过自己一生的经历，如实反映出当时围绕着权势而展开的统治阶级内部复杂而激烈的斗争。为我们了解当时的社会历史，提供了史料。他还著有《颇罗鼐传》、《勋努达美的故事》。这些优秀作品，在藏族学者和上层人士中颇有影响。为了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加强各兄弟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民族文化的广泛交流，现将周秋有和常凤玄两位先生的译文，予以出版。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译文中还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望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向遍智佛致以敬礼！

无障无垢智慧巨明镜，
映照遍知佛的圆满影；
聚集三宝尊师恩无限，
吾以虔诚之心常致敬。

自古世间漫长道路上，
芸芸众生辗转任漂荡；
常受无穷痛苦与灾难，
难以容忍惨象说不尽。

百世之际只得一完身，
获得好运遂可傲慢人；
且顾眷恋幻术与儿戏，
却把来生正业抛一边。

一生所为都将直言道，
敢用文学把它写成书；
即令难登大雅受嘲笑，
亦为后人治史著其要。

以上系礼赞。现要谈之事如下：

我的祖宗是达隆的咯司氏族(ཉག་ལང་གི་མཆོད་ལྷན་པ་རེ་ལྟེན་པ་)，掌握着北部达隆(ལྷོ་ཉག་ལང་)地方的宗教权力，而在世俗的人则治理着旁多伦珠宗(པོ་ལོ་ལྷ་མོ་རྒྱལ་ཁབ་)的政务。由于阴阳持咒鬼魅，惯于挑拨离间的个别人在作祟，破坏了家庭主要成员之间亲密的感情，致使大家互不团结，成了冤家。结果是天命兜率官(ལྷ་མོ་ལྷ་མོ་ལྷ་མོ་)。

ལྷན་ཁྲིའུ་ཤེས་པ་ 译按：指西藏噶厦政府)实行了严格的法令，作了判决，没收了吉祥达隆的寺院、宗和谿卡等一切掌管权，只给本家僧俗成员少许生活来源，我父老兄弟们就靠这维持生活。正如尊者阿旺扎喜白珠涅顿却吉尼玛朗卓(ལྷན་ཁྲིའུ་ཤེས་པ་དང་ལྷན་ཁྲིའུ་ཤེས་པ་ལྷན་ཁྲིའུ་ཤེས་པ་)(译按：系噶举教派达隆寺一喇嘛)所说：

“心中一味考虑私利的人，嘴上总是要挂着公益，以此来蒙骗世人，就象一条花缎里包裹着的毒蛇，这种人还是离他远一点为妙。”可见这段话是针对上述这些现象说的。

总之，引导者通过主宰法台超脱成佛的传记写在各自的史册上一样，我的掌权的前辈玛桑才旺扎巴(མ་སངས་ཙོང་དབང་ལྷན་ཁྲིའུ་ཤེས་པ་)等的历史记载亦甚多。我父亲阿吉旺秋仓巴(ངག་ཀྱི་དབང་ལྷན་ཁྲིའུ་ཤེས་པ་)也著有《喀司氏族后裔瓦根德拉惹米那家族之源》(ཀ་ཤིན་ལྷན་ཁྲིའུ་ཤེས་པ་ལྷན་ཁྲིའུ་ཤེས་པ་)一书。在《朗氏宗谱》(ལྷན་ཁྲིའུ་ཤེས་པ་)一书中写道：“后人若不知自己的父系，好比森林里的猴子，人若不知自己的母系，就如同一条假青龙；若不知祖先的历史，就好象‘门(མ་ཀྱི་)’隅的流浪儿。”书中又写道：“活着的人要留名声，出家学法者要有成就，大人物要有高贵的标志，”等。为此，通晓一切之五世达赖喇嘛言：“西藏在未分裂前(译按：即吐蕃王朝朗达玛赞普之前)臣民们的血统系族不混乱，有对出生及系谱文献重视之俗。现在这种理由说得很多了，否则就会出现象老猴捉住人时嘲笑人没有尾巴的笑话。”我在这里并不是高声大叫，侈谈历史的很多根据，我只是按照关于需要了解自己种族身世、祖宗历史的教诲，让后人铭记祖先的一切作为，也想就此谈一点自己的身世。

传说西藏早先有六个氏族，即色(ཤེས་པ་)、木(མེ་ཤེས་པ་)、东(ལྷན་ཁྲིའུ་ཤེས་པ་)、董(ལྷན་ཁྲིའུ་ཤེས་པ་)、扎(ཙམ་ཤེས་པ་)和朱(ཙམ་ཤེས་པ་)，为观世音的化身猴子和救度母的化身罗刹女族结合而生的六个孩子。由此产生了十八个大氏族，这是一

部分学者的看法。圣者五世达赖喇嘛说：“朗哈司族(ལོ་མ་སུ་ལྷ་མོ་ལྷ་མོ་)最初由海螺蛋变的。叶门杰布王(ཡེ་མེན་ཇུ་བོ་)下传七代后，阿米木司赤(ཨ་མི་མུ་སུ་ཅི་)的王妃年氏夏米(ལྷ་མོ་ལྷ་མོ་ལྷ་མོ་)生三子，木氏(མུ་མོ་)生一子，辛氏(སྤི་མོ་)生二子，共有六子。由此又产生了十八个大氏族(བཅུ་ཚོ་ལྷ་མོ་ལྷ་མོ་)，黑、白、花三个种族。”西藏早先有六氏族的说法很多。总之，从六个氏族里，佳康扎族(ཇུ་མུ་ལྷ་མོ་)内部有叫喀司家族的后代，我父亲就属于这家族，母亲塘仲(དང་ཅོང་)系蔡巴万户长(ཅུ་པ་ལྷ་མོ་)稍近的后代朗赛康萨(ལྷ་མོ་ལྷ་མོ་)家族之女。由于前世积了善业的结果，从父母二体孕育出新苗的我，遂于火牛年得到了具足圆满的身躯。

听说我小时候有良好的习气。年幼时，就会模仿山中隐士施神食品的动作，手上拿着拼铃，嘴上哼着“安哦，安哦”，好像在念经。满周岁时，在吃饭的时候，如果不把木碗放在碟子上就不吃不喝。还常常坐在高垫子上，说自己是噶丹赤巴（དགའ་པོ་ལྷན་པོ།，译按：格鲁派噶丹寺宗喀巴法统宝座继承人），等等。现在看来，我这个普通人的样子，想当时只不过是被夸大了。我的样子长得很可爱，很多人见了我就亲吻，常常弄脏我的小脸蛋，个别人把我比作喂牛的料槽，取名为“切阔”（ཅི་ཀློང་།译按：意为牛马料槽），因此，较长的时间内人们叫我“切阔”。我六、七岁时，去找我的广通经义的舅父，他在色拉寺，向他学念字。请求拉莫（ལ་མོ།译按：系拉萨东面一地名）护法大神给我正式命名，取名为策仁旺杰（ཅེ་རིང་པོ་དབང་ཕྱེད།）。十五岁以后，父亲当了我的恩师，正确地教我写字、算术（རྒྱལ་ཆེན།）和阅读书籍等等。后来，请到政府的拉孜巴（ལ་རྩ་པ།译按：即会计官）楚杰贝贡（ཅུ་ཇེ་བེ་གོང་།译按：即楚杰贝贡）和敏珠林寺（མིན་པོ་ལྷོ་ཁྱེད།）的土登格隆洛萨（ལྷོ་ཁྱེད་དཀར་མོ་ལྷོ་ཁྱེད་ལྷོ་ཁྱེད།）二师分别教授诗镜论（ཤར་པོ་ལྷོ་ཁྱེད།）第二品，我也交了试作。格隆洛萨送给我的晋美扎巴（ཤར་པོ་ལྷོ་ཁྱེད་དཀར་མོ་ལྷོ་ཁྱེད་ལྷོ་ཁྱེད།）的妙音颂一书，同时写了一首

[illegible]

在求学的年代，除了到老师跟前学习外，就在住地专心致志地读书，没有空闲跨出门槛。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没有什么假日或游园等娱乐活动。后来每六个月结业一次。洗一次头，纠结厮缠的辫子，不用小刀割断就洗不成，如此等等，毫不虚度光阴。别人也都说，我是个勤奋好学的人。当时德钦曲吉杰布·仁曾久美多吉(གཤམ་ཞེན་ཆེན་ཤྲུལ་པ་རིག་འཛིན་འབྲུང་ཞེན་རྒྱལ་མཚན་)译按：系大译师达摩什利的哥哥)也在世，我也常去拜见他。我向他膜拜时，他总是

很尊敬地站起来和我行碰头礼。他教导我说：“人们常言道：‘后辈儿孙，要有父辈保命之神’，你们是可以称得上西藏的豪族，如果不努力学习，就不能成器。”这些教导具有深刻的意义。而且当时就得到了念《新密法意明点》(ཉན་པར་གསུང་རྒྱལ་འཇིག་བློ་གྲོགས་ཀྱི་ཐུག་ཅིང་།)译按：这部书传说是莲花生大师埋藏的，后由洛钦大师掘藏传世的开许和长寿灌顶(ཆོ་དབང་)，莲花生武神灌顶(ཁྱེད་དབང་)，以及马头明王神的灌顶(རྩ་མཚན་གྱི་ལྷ་ཡོན་པལ་ཐོག་)等的正确的开许和灌顶。又从法嗣白玛久美甲错(པཎ་དཀར་འབྲུར་ཞི་བཟུང་མཆོད་མཆོད་)得到了吉祥金刚怖十三神的灌顶(དཔལ་ལྷ་རྩེ་འཇིག་ཅིང་གྱི་པུ་ཤྭ་གྲོགས་ཀྱི་ཐུག་)，这个神成了我最可靠的本尊神，从此揭开了吉兆的序幕。此后，德钦·曲吉杰布完成所化，为了佛化诸有情，敛入法界（死寂）。于是，外界空中响起了神乐，散发着香馥的烟味，出现了奇异的彩虹，他的精神升入持明空行的境界。我瞻仰了他的遗体，并为他作了念经祈祷。当时，我父亲前赴拉萨，随后也派人叫我去拉萨。这时拉藏汗(ཧུལ་པོ་ཏུ་འཕགས་)在执政，我前去拜见他，并当了俗官（译按：事在1706年）。考了《诗镜论》第三品，并献上三种文字对照（译按：藏文书封面上并列兰扎、乌尔都和藏文以作装帧）的礼赞。得到了拉藏汗的奖赏。

木马年(1714)，我父亲迎请大成就者阿旺旦真班觉桑布(ཐུག་དབང་རྩན་མེས་ཀྱི་དབང་འཛུན་ལཇཉན་དཔལ་འབྱོར་ཡལ་མོ)及其随行人员来到了多喀(ལོ་ཁ་ཁར་)，他们在我家庄园里住了几天，奉献给他们供养和热情服侍。他即兴咏唱道歌，我也献上了颂辞。自己求得了深奥之佛经的教诲，得到有益的恩惠。

阴木羊年（1715）多喀本家嫡嗣大少爷和我共娶甲赤本（ཁྱེད་ཀྱི་འཕེ་ལོ་འཕྲུལ་པ་）译按：甲域万户长）之女朗杰旺莫（ལྷ་རྟེན་འཕྲུལ་པ་）为妻，但不久就分离了。

阳火猴年(1716)我被派去征收日喀则的赋税。有机会前去拜

见无量寿之本目班禅大师(译按:系五世班禅洛桑益西)。碰巧宗本等人正在欢度夏季野游及夏坐休沐期(རྒྱ་སྐྱོད་ཆུ་ལྷན་གྱི་ལོ་རྒྱུས་)，我去参加射箭等游艺，玩得非常开心。正在征收赋税时总是尽量发善心，办事公道，决不像现在的下等人那样，一味进行欺骗和敲诈，不考虑人家在背后百般诅咒说坏话，好像榨油一样地压榨百姓。我没有这种恶劣行径，因此，百姓喜欢我，希望派我去。每当政府计算收入排列名次时(译按:每年藏历十一月)，我总是被列为第二，名列前茅。

阴火鸡年(1717)，又委派我到日喀则桑珠宗(གཤམ་རྩ་གྲོ་མོ་གྲོ་མོ་)执行宗本职权。这时，厄鲁特准噶尔人(ཨུ་རུ་ཅུ་ལྷན་གྱི་པ་)向拉藏汗王进兵，在当雄(འདྲོ་མོ་)引起战乱。当时西藏各地兵荒马乱，人心慌慌。汗王又派孜本隆布 甯(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和宗孜甯(ལྷན་པོ་ལྷན་པོ་)及我的父亲等，三人来到日喀则，负责宗政府的工作。不久，拉藏汗在鲁布林园(ལུ་པོ་ལྷན་པོ་)被杀，丧失了权力和名声。准噶尔蒙古部统治了西藏，并在拉萨张贴出了布告。我根据布告的内容来到拉萨，拜会了准噶尔的军事头目。当时达孜协仲拉杰饶旦(ཏཱ་ལི་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译按:即准噶尔蒙古部占领军所委派之西藏地方政府第巴)虽已年迈，仍以洪台吉(ཧོང་ཏཱ་ལི་ལྷན་པོ་)译按:系专指准噶尔蒙古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之令，立为西藏的摄政王。西藏的几个豪门贵族、喇嘛、高僧被杀，宁玛教派(ཧོང་ཏཱ་ལི་ལྷན་པོ་)的寺庙被拆毁，等等，非常混乱紧张。当打算于吉曲(ཧོང་ཏཱ་ལི་ལྷན་པོ་)译按:即拉萨河)河畔杀害恩情无比的大译师达摩什利时，因先念开路经而死去，没杀成。为了给他念经祷告，当时大成就者阿旺 且真(ཧོང་ཏཱ་ལི་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住在花园里，我到那里去敬献了回向礼并进行悼念祈祷。这以后我就回到日喀则去了。宰桑(译按:即蒙古占领军委派之管事官)等官员也陆续到来，他们下车伊始，就发布命令从扎什伦布寺以外五百马步范围的日喀则

宗下的房子全部拆除，极为苛待役使百姓，令人疲惫不堪；并说喇嘛曲普鼐(ལྷ་མོ་སྒྲུབ་ཅན་གྱི་པོ)和我二人对他们诅咒厌胜(译按：即祈求鬼神加祸于他人的一种迷信活动)，他们便把我们拘留在差房里，最后说把我“错认为卓普喇嘛(ཇོ་ཕྱན་རྒྱལ་ཁབ་ལྷ་མོ)了，”从两个看管的蒙古人手中各接受了一个银锭，作为赔礼，自己才算没有受到伤害。我和宰桑官员一起到班禅佛爷那里，请求他给念白度母的长寿的开许(ཆོ་ཉིན་རྒྱལ་ཁབ་དང་ཡིད་ཀྱིན་པ་འཛམ་གླིང་ཐུག་པ་ལྟར་།)。

土狗年(1718)，我预感到若在日喀则宗长期呆下去，恐怕会遭到什么恶运，因此辞去此职，另被委任为甲孜直古(ཨ་ཙི་འགྲོ་བུ་རྒྱ་ཆེན་)宗的宗本。当时达孜娃第司于桑鸢寺(ཐང་མཁའ་ལྷ་སྤྱན་དྲུང་གཟུགས་ཀྱི་ཡུལ་)的经堂前举行经藏供养时，摆设了用绸缎绣成的新的佛尊绣像，并由噶丹赤巴洛桑塔杰(དགའ་པོ་ལྷ་མོ་ལོ་སྦ་པ་མཚོ་དཔལ་ལྷན་ཅན་)、济仲佛爷(རྗེ་བླ་མ་རྩ་མོ་ཆེན་)及杰赛佛爷(ཇཧེ་སེ་ཕུ་ལོ་སྦ་མོ་ཆེན་)等参加了开光典礼。我趁此良机，抽身去拜见了第司(译按：指达孜娃，蒙古准噶尔部占领军委命的第八任摄政王。)大人，并敬献了谢礼等物品。在开光典礼的庆祝活动中英勇的競技者很多，我参加了他们的游戏。当时我年青力壮，动作灵活敏捷，表演了精彩的赛马术。观看赛马表演的杰赛佛爷等人，唯恐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们也随着我的动作摆动着身子。其他的人在交头接耳，赞不绝口。当时我聆听到了杰赛佛爷传授五世达赖喇嘛著述的关于吉祥金刚怖现观(དཔལ་ལྷ་མོ་རྗེ་འཇམ་དཔལ་ལྷན་ཅན་པཎ་ཏུ་མཛོ་རྟོག་པཎ་)稿本。此后，我到拉萨去了。见我父亲身体欠佳，由我随侍达孜第司左右，代理了卓尼尔和仲译(མཁའ་ལྷ་མོ་རྩ་མོ་དཔལ་ལྷན་ཅན་པཎ་)译按：即迎宾官和秘书官)的工作。

阳铁鼠年（1720），达孜第司在桑鸢寺顶堂，向佛像献上了首饰、顶饰和耳饰。他是作为施主去参加开光典礼的。这时，达赖喇嘛（译按：系指第七世达赖罗桑格桑嘉措）的随行扎喜贝惹娃的群则（འགྲུལ་ཤིག་དང་འཁྲུག་པུ་མཆོག་ལྷན་ཁྲིའུ་）从山南秘密地来到此地，如果

正式请达孜娃大人向达赖喇嘛尊前呈禀情况，恐怕不好办，才决定由维噶济仲佛爷(ཁོ་ལ་དགལ་ལྷོ་བླ་མ་རྒྱ་མཚོ་ལྷ་མོ་)和我本人及管家欧珠郭杰(ཕུག་མཚན་དང་ལོ་བྱང་དགལ་ལྷོ་ལྷ་མོ་)等三人商量讨论以后，对于准噶尔蒙古部侵藏事件的前前后后，作了一致的解释，并写了封信，偷偷盖上摄政王的图章，力图呈报上去，但这封信未能上交到达赖喇嘛手中。与此同时，〔康熙〕皇帝已经派来了汉蒙大军，从青海塔尔寺(ཁྱེ་ལ་བུ་མ་ཕུ་མ་ལ་ལྷ་མོ་)迎请来的达赖喇嘛即将一同到来。消息像神的鼓声响彻三界。因此，准噶尔和西藏的军队等陆续开往藏北，但达赖喇嘛已经动身登程了。准噶尔的军队抵挡不住〔康熙〕皇帝派遣的大军压境的威力，于是仓忙窜逃，撤回到来住地。达赖喇嘛在骑兵、步兵等四路军队的护送下，顺利登上普陀山大宫(ཕུ་ལ་ལྷ་མོ་ལྷ་མོ་ལྷ་མོ་译按：布达拉宫)。一路安然无恙，甚为庆幸。我仍担任卓尼尔(མཁོ་ན་ལྷ་མོ་)。达孜第司，他是一位善良诚实、坚定沉着、行为高尚、对僧俗百姓慈仁善行的人。但是，正如俗语所说：“前世善恶均有报，生死轮回永不变，愿与命运相违背，往昔业行今生现。”达孜娃第司脱逃没有注定的命运，他和他左右亲信豪门望族好几个人，终于按照〔康熙〕皇帝的法令被一一处决。我父亲和我也被皇帝派来的像阎王的刽子手们传呼带去。当时，父亲被带走了，而令我则暂留在住处听候审理。就在这时候，我和奴仆两人像惊弓之鸟仓皇出脱，经过了三天三夜兼程赶路，总算是逃回到我老家多喀谿卡(ལྷ་མོ་ལྷ་མོ་ལྷ་མོ་)。我在家里不为人知，侥幸暂得安置，但又有所顾虑，正准备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藏时，就接到了从拉萨传来的好消息，说我父亲只是被拘留，并没有受到惩处。而我则由于年青，与诸大事无牵连，经大臣颇罗鼐台吉(ལྷ་མོ་ལྷ་མོ་ལྷ་མོ་ལྷ་མོ་)尽力解释开脱，才得到〔康熙〕皇帝钦差大臣官员们的宽恕，免于追究。知道这情况以后，我就返回拉萨。

阳水虎年(1722)我前往拉萨后，向通晓一切的世间导师达赖喇嘛敬献许多物品。布达拉宫僧院朗杰扎仓(རྒྱལ་བློན་གྲྭ་ཆང་)念了长寿尊胜白渡佛母经(ཐུགས་རྒྱལ་མཁའ་པདྨ་མཚན་)，敬祝达赖喇嘛长寿。同时，也向达赖喇嘛的父亲大人索朗塔杰(ཤར་ནང་ཉག་ཀུན་ཏན་ཡེ་ཤལ་)等官员及诸位大臣赠送礼品。这时政府在清查各级僧俗官员的品级、智力及才能。对我来说虽然没有指望得到什么扶助，但自识才智过人，可有人说我是属于达孜第司一派的，得不到当局的信任，不能担任重大的工作，故暂时只能担任一般的俗官。这时我曾去过莫滚寺(མཛོ་དགོན་译按：系萨迦一分寺)，向该寺喇嘛金刚持阿旺贡嘎伦珠(མཎ་ཆོག་རྗེ་རི་འཇང་པཌ་དབང་ལྷན་དགའ་ཕུན་ལྷན་)求得吉祥轮海如迦等五神(དབང་འཁོར་མཛོ་མཛོ་མཛོ་མཛོ་མཛོ་མཛོ་)灌顶及在空行佛母的森都惹坛场中给予加持之力，听讲生起次第第十一瑜伽，圆满次第大小中脉等多种修法，并求得瑜祇母的灌顶，练火功法，周身发热，不用衣着。

阴水免年(1723)我被派去征收大谿卡贡日噶布(གཞིག་ཅིན་གཅིང་།
རྩ་ལྷན་པ།译按：系山南一县)的赋税。我遵循神圣的惯例，按照赋
税制度进行征收，不勒索和侵害百姓，因此百姓非常喜欢。在征
收差税评比中获得第二名及奖品。在藏历元月一日过新年时，托
日协珠林寺(ཐོད་རྩེ་ལྷན་པ།译按：系山南一寺名，五世达赖建
于1654年)的喇嘛执事等进行集会。在此集会上，我根据五园满
及大小五明，进行非常悦耳动听的演讲。最后由两法相师进行辩
证。到拉萨以后米王颇罗台吉(译按：即颇罗鼐)，奉皇上命令
巡查霍尔四部(ཧོར་ཁོ་ལོ་ལྷན་པ།译按：即黑河的གཞིག་ཅིན་ཅིང་མཁའ་ལྷན་པ།及
མགོ་ལྷན་པ།四地)等地。这期间他令我代表他，担任孜本，我欣然答应。在办理收
支事务及纠纷事件中，合理解决，不徇私偏袒，毫无中饱现象，
不贪污舞弊，不懈怠公务，极力效劳。

阳木龙年（1724）世尊达赖喇嘛前赴噶丹寺及桑鸢寺等处朝

拜，我有幸为他效劳，给他牵马。在桑鸢寺时，差使从我家谿卡前来报丧，讣告父亲阿吉旺秋仓巴逝世的消息。噩耗传来，悲痛难忍，哀思欲绝，不知所措，当即考虑要到达赖喇嘛跟前请求得到他的支持准予回家。我去找他时，他正漫步在桑鸢寺脚印经堂（འགྲོ་སྐབས་མཆོད་རྟེན་གྱི་ཁྱུང་པོ་ཡི་ཁྱུང་པོ།），我前去伤心叩禀：父亲已经逝世，已故父亲对历辈达赖喇嘛极为崇敬，尤其是对您更是真诚信赖，如今只有世主您才能把已故父亲从轮回及恶趣的痛苦中解脱出来，使他再次转生为人，顺利地到达佛境。达赖喇嘛欣然允诺。然后我千里迢迢回到了多喀。只见城镇一片灰白，黯然失色，宗政府的房顶隅角上的法幢（ཕར་རྒྱུ）和旌旗等全都降下，显得光秃不堪。属民穿着陈旧，解开发髻，哭声阵阵，到处出现凄惨的景象。我看到这些，不禁泪水滚滚流下，心乱如麻，步履维艰，行不自如。在仆人的搀扶之下来到宗政府时，神仙乐园般的阳光充足的卧室，虽然如故，但空无一人。我唯一的心灵支柱和希望所在——我的父亲，他已与世长辞。此时此刻，我感到空中不见日月，大海不见珠宝。是啊！任何苦乐无不都是命运和烦恼的产物，它没有一丝一毫的实际意义。人间的各种现象，也都不过如此。想到这里，就不由地产生一种厌离生死的思想。对死者，一般积善的人把稀罕的财宝存入宝库，而把零七八碎的无用的东西作为给父母积善而布施。我不沿袭这种风俗，而取出洽译师（ཇཤ་པོ་ལྷ་མོ།）所供养的用合金做成的弥勒佛像，自己亲手写的梵藏对照的佛学字典《翻译名义集》一本，还有以莲花瓣装饰的加当的优质小佛塔，王子装和蒙古服装，武官服装各一套，包括耳坠和耳环在内。还有四相缎子做的大厅幕帘等所有最好的东西。我把这些东西奉献给达赖喇嘛，作为请他作回向的供物，另外也请其他大喇嘛作回向，并且塑佛像，在法会上给僧人供茶和布施，在殿堂里祭祀，给属民发放粮食和钱财作布施等等。这都不为名誉和

火羊年（1727）几位噶伦之间意见不一致，互相不睦，发生内讧。贝子·阿尔布巴鼐（འཕེན་པོ་པ་ལྷན་པ་ལྷན་པ་）、公隆布鼐（ཁྲིའུ་པོ་པ་ལྷན་པ་）、台吉札尔热鼐（ཁྲིའུ་པོ་པ་ལྷན་པ་）经商议，于七月十八日在拉萨（大昭寺）拉章的达赖喇嘛的卧室里将贝子康济鼐（འཕེན་པོ་པ་ལྷན་པ་）杀害。同时，派秘密武装人员在后藏（གཙང་），谋害大臣颇罗台吉，因为他这时已经到了上部方面（ཕྱི་ཕྱོད་ 译按：指阿里），所以无机可乘，没有得逞。自从三位噶伦干了这个勾当以后，西藏就无宁日了，上下各地都处于战乱之中，苦度岁月。这时我在拉萨接受三位噶伦之命，也到藏北的纳木错（ལྷ་མཚོ་ 译按：即天湖，蒙古语称腾格里诺湖），追击大清巴都尔（པོ་པོ་པ་ལྷན་པ་ 译按：即贝子康济鼐）的蒙古军队，后来，蒙古人不敌，向我投降，我就回来了。而大臣颇罗台吉这时又从阿里杀回来，他的部队来到哲库（ཤུ་ཁུ་ 译按：在江孜地方），已经接近前藏部队的帐营，我就呆在营房里。不久就发生战斗，两军进行拉锯战，不分胜负。但是冲到哲库山坡的后藏军左翼部队全被打下来，有的阵亡，有的被俘后关进牢房。当时我担任前藏右翼军中的如本（ལྷ་མཚོ་པ་ལྷན་པ་），凡是带领部队前进时，我总是冲锋在前，从不贪生怕死、躲避战斗。次日晚后藏军悄悄地占领高山险关摆开庞大阵势，准备与我们绝死一战，但部分军队没有守着阵地，致使后藏军又撤回阿里；前藏军拔营进发，向阿里方向追击。我则奉命驻在日喀则宗，无所事事，不久获准休假，返回拉萨。刚到拉萨，听说前藏军撤回以后，后藏军第三次打回来了。因此，我和舅父阿格扎喜（འཕེན་པོ་པ་ལྷན་པ་）、公隆布鼐及札尔热鼐台吉等一起又向后藏军营进发。当我们到达时，后藏军已占领了娘曲河上游以东沿岸江孜以上的所有宗寨和谿卡（ཁྲིའུ་པོ་པ་ལྷན་པ་ལྷན་པ་ལྷན་པ་）的地方。我们只好驻在江孜宗下面一个叫作江孜城（ཁྲིའུ་པོ་པ་）的小村里。翌日，在江孜宗附近的芒惹（མང་རྩ་）地方两军交战，打得残酷可怕。我们前藏军英

勇善战，我和一位名叫次达(ཅི་ཏཱ་དག)的名将一起战斗，最初没有伤亡。后来听说由于次达喝醉酒，被后藏军队杀死。最后看到我们前藏军有被打败的迹象，因此，有些部队暂回到原地。这时军粮马料非常缺乏，很难找到。我们这些军队的如本(排长)、甲本(连长)及居本(班长)等头目像佣人一样四处奔跑，长期艰苦奋斗，寻找军粮马料，以便克服军队所受的威胁。而当时本谿卡(ཁ་མི་ཁ་མི་ཁ)等广大地区的人们却大肆享乐，不劳而获，这真是不可思议的制度。有一段时间，士兵们窜到后藏的扎滚寺(ཇ་རོང་ཆོས་ལུང་)，他们去拿粮食就不用说了，有的人还要拿经堂里的经书、佛像、佛塔、及布施物品，我就把住了门口，保护这些东西，才免受损害。我做了这件好事心中感到很愉快，总算积了些善业。不久，后藏军又夜袭我驻地江孜城小村中的军营，发生了一场很大的混战，我军杀死了几个敌营官(ཁ་མི་ཁ་མི་ཁ)，正当我军要杀害阿里达瓦杰布(ཁ་མི་ཁ་མི་ཁ་མི་ཁ)时，在我的求情下保住了他的性命，并放他回去了。前藏军驻扎在名叫前村(ཁ་མི་ཁ་མི་ཁ)地方。这时班禅大师、萨迦寺主的代表以及前后藏代表会晤，订立了条约。前藏军回到浪噶子宗(ཁ་མི་ཁ་མི་ཁ)。后来又谣传发生纠纷不和以及大臣颇罗台吉率军北上的事。噶伦隆布鼐等和我们都远路返回拉萨。不久藏军先后占领纳木错及那曲等地，沿途扎营，逼近拉萨。前藏军所有军官和部队全部武装，开往噶莫昌(ཁ་མི་ཁ་མི་ཁ)，进行反击，但运气不好，没有击退，失败的苗头已经显示出来了。不到一天的工夫，前藏军全军覆灭。军事头目们像鸽子钻进了鸟窝一样一个个都跑进了布达拉宫的大门。

大臣颇罗台吉的军队统治了拉萨辖境(译按：前指西藏)及其庶民。前藏及工布的噶伦(译按：指阿尔布巴、隆布鼐、扎尔鼐等)，受到了各自应得的惩处，想反抗也没有力量，完全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只有向达赖喇嘛祈求保佑，别无他法。此时，达赖喇嘛赐